

荒誕與真實

——崔秀哲的《冰爐》與劉震雲的《塔鋪》之比較*

楊劍龍

[提要] 韓國作家崔秀哲的《冰爐》與中國作家劉震雲的《塔鋪》雖然題材不同，但是有著類似的主旨：人與人心的隔膜與疏離。前者採取插敘的方式，後者採用順敘的結構，都以主人公第一人稱的角度展開敘寫，都生動地刻畫了主人公的形象。前者以想像的奇特、幻象的呈現、聯想的詭譎等，構成了小說的荒誕色彩，在荒誕中見真實；後者以寫實手法寫出人們窘困的生存狀態、麻木的精神狀態，在真實中呈荒誕。

[關鍵詞] 崔秀哲 劉震雲 《冰爐》 《塔鋪》 比較

[中圖分類號]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2) 03 - 0152 - 06

崔秀哲與劉震雲，這兩位出生於1958年的同齡作家分別是韓國、中國的知名作家，崔秀哲的小說《冰爐》獲得了韓國李箱文學獎，劉震雲的小說《塔鋪》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7～1988年）。雖然兩位作家的創作題材、敘事結構、藝術手法各不相同，但將兩位作家的這兩篇作品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他們不同的追求與風格中，某些具有共性的東西，也呈現出中韓作家創作不同的特色。

崔秀哲與劉震雲

崔秀哲生於韓國江原道春川，畢業於漢城大學韓國現代文學系、首爾大學法國現代文學系，獲博士學位，現執教於韓國韓神大學。崔秀哲1981年以《盲點》入選《朝鮮日報》新春文藝。崔秀哲有《空中樓閣》、《話頭·記錄·化石》、《鯨魚肚裡》、《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愛情（一、二、三、四）》、《冰爐》、《畫壁畫的男子》、《所有的酸葡萄下都有狐狸》等。崔秀哲的《冰爐》獲韓國“尹東柱文學獎”、“李箱文學獎”。《冰爐》獲得“李箱文學獎”的理由

* 本文係國家重點學科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項目成果、上海市高校創新團隊中外文學關係研究項目成果。

為：這是一部與傳統故事樣式相距甚遠、具有新的實驗主義性質的作品，這種語言的知性實驗，不僅開拓了韓國小說的視野，並且在普遍性的擴展上，也有其重要意義。《冰爐》的價值不僅僅在於這種實驗的光譜上。正如它強調發聲的同時，注重“目睹”的認知知覺一樣，這種透視不僅是對生活的日常，並對自我的對象化上也更為嚴厲，因而在揭示存在主義的深刻內省、開放與和解的構造上，也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冰爐》是作家崔秀哲的小說，也是他的小說觀。希望他那冰火相容的想像之爐裡，將有更洗練的作品問世。為此，特授予本作品以“李箱文學”獎。

崔秀哲1985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空中樓閣》，描寫了經歷這精神煉獄痛苦的知識分子生活與心理。在1987年的《話頭·記錄·化石》、《鯨魚肚裡》中，呈現出其創作的無政府主義色彩，這使其創作具有離經叛道的現代派藝術形式的追求。在小說《蟬》裡，主人公得了失憶症，在彷徨與苦悶中他慢慢地變成了一隻蟬，有著卡夫卡《變形記》的荒誕色彩。2001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所有的酸葡萄下都有狐狸》，展現與探究人生的各種難題。《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愛情》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現代社會中的困惑者，不滿於這個世界的污濁混亂，始終在尋覓擺脫這個世界對他的壓抑與束縛的方式，努力與身處的環境作不屈的抗爭，企圖“通過我自身的意志，使我與環境協調一致，最終使之成為我的環境，從而全盤否定和顛覆環境本身”。小說通過主人公心理的細膩描繪，塑造了一位現代社會中的困惑者的形象，既揭示了這個世界的荒誕污濁，也表現出人物對於環境的否定與顛覆。寫出主人公與環境的衝突與隔閡，寫出主人公對於自我價值的追尋、對現代社會的憤懣。

崔秀哲的小說受西方現代派和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影響比較深，他用象徵、隱喻、幻想、臆想等手法表現現代人內心的焦灼和憂慮以及對自我價值的尋找。

劉震雲出生於河南延津縣，1973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8年復員，同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後到《農民日報》工作，1988年至1991年曾到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震雲1982年開始文學創作，發表《塔鋪》、《新兵連》、《頭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溫故一九四二》等作品，形成其描寫城市生活的“單位系列”和官場生活的“官場系列”，被稱為“新寫實主義”代表作家，其《塔鋪》獲1987~1988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91年劉震雲發表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1993年發表長篇小說《故鄉到處流傳》，1999年出版長篇小說《故鄉面和花朵》，構成其長篇小說“故鄉三部曲”。2007年與同名電影的長篇小說《我叫劉躍進》的出版，昭示了劉震雲開始與影視結緣。2009年出版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作家希望寫出中國人的一種孤獨，被認為從小人物的生存和命運裡可以窺見一個世紀的“中國”的命運，是作者最具企圖心和想像力的作品，也是他超載自我的最為堅韌的努力的結果，《一句頂一萬句》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頒獎詞說：“《一句頂一萬句》建立了極盡繁複又至為簡約的敘事形式。通過塑造兩個以‘出走’和‘還鄉’為人生歷程與命運邏輯的人物，形成了深具文化和哲學寓意的對稱性結構，在行走者與大千世界、芸芸眾生的緣起緣盡中，對中國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劉震雲繼承了‘五四’的文化反思精神，同時回應著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在向著中國之心和中國風格的不懈探索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原創性成就。”

有人說劉震雲是當代中國的魯迅，以自己的筆桿作為武器探索國民的靈魂；有人說劉震雲是當代中國的錢鐘書，在談諧幽默的語言中透露出學者的智慧和學識……

火與冰

崔秀哲的《冰爐》與劉震雲的《塔鋪》都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講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冰爐》敘寫小說家林輝卿應“背景與輪廓”出版社之邀，撰寫出版《惡魔之書》，卻感覺到自己為出版社所操縱，他應邀去真坪的一座公寓參加出版社組織的新年懇談會。小說穿插了林輝卿與在韓國語言學校教德語的德國女子魯絲瑪麗、出版社職員恩師的女兒尹瑞卿的交往，插敘了其在法國僑居六年與妻子離婚、兒子絕交的往事，突出了主人公林輝卿內心的苦悶、幻滅與悲哀。小說中寫道：“也就是說，我無可奈何地卑怯地成了一個冰爐。因此，雖然我自稱是熔爐，然而一切沸騰之物一旦遇上我，就會打個寒噤，落荒而逃。”林輝卿因在法國接受當地日報的採訪，談到關於韓國人權的問題，而回不了韓國，在法國滯留六年，在其出名後“政府還傳遞信息說，要授予我文化勳章，為我恢復名譽，慰勞我因講真話而在外國吃了不少苦”，回國後的他想成為一個熔爐，想融化一切過去、現在和未來，但是他卻卑怯地成為了一個冰爐，與他人產生隔膜難以親近。

劉震雲的《塔鋪》以復員軍人“我”1978年參加塔鋪鎮中學的大齡青年高考復習班，同宿舍的參加復習班各有目的：有家小的王全想當官整治貪官污吏、幹部子弟小白臉“耗子”想追參加復習班的姑娘、矮個“磨桌”是為躲避毒日頭底下幹農活。在復習班的生活中，王全為妻兒們斷炊受苦、責任田無人耕種而煩惱；“耗子”熱衷於模仿《情書大全》給姑娘悅悅寫情書；“磨桌”則上課打瞌睡、下課烤幼蟬。王全怕熟透的麥子焦到地裡而離開了復習班，“耗子”在考場上交了白卷，“磨桌”在考場上暈倒被送進醫院，只有“我”考得不錯預感能被錄取。小說穿插了主人公“我”與李愛蓮沒有結果的戀情，同在一個復習班，李愛蓮家境貧寒、父親酗酒臥病，他們倆在共同學習互相幫助中產生了感情，李愛蓮卻在高考前夕離開復習班，她為了吐血的父親的治療費而嫁給了暴發戶呂奇。高考後得知信息的“我”去探望李愛蓮，見到穿著大紅襯衣結了婚的李愛蓮，“我”想：“這，這不就是我曾經抱過、親過的李愛蓮嗎？這不就是我們相互說過‘永不忘記’的李愛蓮嗎？但她昨天出嫁了，她沒有參加考試，她已經成了別人的媳婦！”這成為小說中悲劇性的一幕。

崔秀哲的《冰爐》與劉震雲的《塔鋪》雖然題材不同，但有著類似的主旨：人與人心的隔膜與疏離。小說家林輝卿自稱是熔爐，他希望融化這個世界，但他卻成為一個與社會疏離的冰爐：他在與德國女子魯絲瑪麗交往中總感覺到威脅今日的過去而相處不和，他得知恩師尹玄卓病重卻未去探視僅處於自責中，滯留法國後他的妻子提出了離婚，上了大學的兒子卻同他斷絕關係，他期望和解，“是冰與熔爐的和解，是以冰打造的熔爐裡鑄入鐵水而成的和解”。高考復習班中的學員們各有追求，卻總是有著隔膜，“離高考近了，同學們都變得自私起來，找到資料的，對沒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個競爭對手”。失眠的王全因為“磨桌”打鼾而打了他兩拳，“耗子”追求的悅悅看不起他與他斷絕了來往，“我”鍾情的李愛蓮卻為治父親的病而嫁給了暴發戶。兩篇作品中期望得到人間真情之火的人們，卻總是遇到隔膜與疏離之冰。

插敘與順敘

在敘事結構上，崔秀哲的《冰爐》與劉震雲的《塔鋪》截然不同：《冰爐》採取了插敘的方式，《塔鋪》採用了順敘的結構。

《冰爐》的結構首尾照應，“我”獨自站立，面對雪野長椅上長髮少女的背影，與她身旁的大獵狗眼光對視，“如同兩個對峙的決戰者”。在這樣的結構中，插敘“我”來到真坪的原委、與魯絲瑪麗交往的經過、放棄《惡魔之書》的心態、探望病篤的恩師尹玄卓、鳳凰地下酒吧的聚會、滯留法國六年的回憶、與尹瑞卿交往的經過、得到恩師尹玄卓病逝的消息、理髮店理髮時的遐想，在這些插敘中敘寫了主人公林輝卿的人生經歷與心理心態，在尾聲中交代了林輝卿完成其創作的小說結尾離開真坪時，決意要重寫這篇小說的結局。“我”與少女、獵狗在雪野上的首尾設置，形成了作品詭譎奇特的封套，順著主人公的心理流程而插敘的情節，零散、跳宕、流暢，形成了小說獨特的心理流式的結構。

《塔鋪》以高考復習班的開設至高考的順時序方式形成作品的結構。小說先寫大齡青年高考復習班的開設，住在同宿舍四個人參加復習班不同的目的。接著寫亂哄哄的語文課上，只有李愛蓮一個人在認真學習。再寫“我”與李愛蓮同桌互相幫助，“我”發現“磨桌”偷偷烤烤幼蟬吃，“我”去李愛蓮家探望她病臥的父親。爹去縣師範教書的親戚處借《世界地理》教材，“我”和李愛蓮一起閱讀背誦。王全退學、“耗子”失戀、父親病重李愛蓮回家。高考考場上，“磨桌”暈倒、“耗子”交白卷。“我”考得不錯，復習班同學分手依依不捨。王全告訴“我”李愛蓮為了救治父親的病，嫁給了暴發戶呂奇，“我”找到了穿紅襯衫婚後的李愛蓮。小說在結構上有著兩條線索，一條是復習與高考的線索，一條是“我”與李愛蓮愛情悲劇的線索，考場得意與情場失意的“我”成為作品敘事的核心，形成了小說有頭有尾的敘事結構。

崔秀哲的《冰爐》與劉震雲的《塔鋪》在敘事結構上迥異，相似的在於作品的敘事角度，兩篇作品都以主人公第一人稱的角度展開敘寫，都比較生動地刻畫了主人公的形象：《冰爐》中的小說家林輝卿執拗而孤獨、多思而深沉，他在人生的顛沛流離中更加深入地思考生存與死亡、過去與未來等重大問題。《塔鋪》中的復員軍人“我”穩重而坦誠、執著而樸實，他在復習迎考投入高考中更加真切地接觸了友誼與愛情、現實與追求等人生真諦。

荒誕與真實

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崔秀哲的《冰爐》與劉震雲的《塔鋪》呈現出迥異的色彩。《冰爐》“是一部與傳統故事樣式相去甚遠，具有新的實驗主義性質的作品”^①；《塔鋪》是一部新寫實主義的作品，具有與傳統現實主義不同的特點。

《冰爐》與傳統故事不同的是其鮮明的荒誕色彩，想像的奇特、幻象的呈現、聯想的詭譎等，構成了小說的荒誕色彩。

作家在小說中運用了獨特的藝術手法，使作品顯得十分怪異而獨特。他以奇特的想像展開敘事：他描寫主人公孤僻的心態：“假如我發瘋，我就會在一個夜晚拿一把閃著青光的鐵鋸，把寫字檯鋸成兩半。”夜半時分，我走進書房，“我發現我（他）自己正忙著鋸書桌，便大吃一驚”。在奇特的想像中，呈現出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在描寫主人公與魯絲瑪麗交往時，“我被關進一張照片中，繼而又變成一張照片，飄忽著掉落下來”，“我想擺脫這相紙，重返三維空間。我在紙片中做著立體之夢。但其結局自不待言：我會變皺、扭曲和凹凸不平”。以奇特的想像寫出人物扭曲的心態。在主人公流覽魯絲瑪麗的照片時，“於是，薄薄相紙上的魯絲瑪麗，合抱十二張相片中的自己，徐徐站立起來”，相片上男女的站立與擁抱，透露出人物難以割捨的情感。

在小說中，在主人公的思緒中常常出現一些怪異的幻象，形成作品的荒誕色彩：小說開篇主人公在雪野上與獵狗對視中，在獵狗的狂吠中，“滿眼生輝的雪野像一張冰板，‘唰’一聲斷裂了。幾乎同時，我那凍成冰玻璃似的身體，被澆上了滾燙的鐵水”。以幻象呈現人物在冰冷內心中仍然有著對於溫暖的訴求。在主人公感受到被出版社操縱的醒悟中，作家描述被導演強迫推上舞臺的歌手，出現了一個幻象：“他在透亮的照明下，開始變成一頭怪獸：兩眼蹦出眶外，有碎成兩半，露出又暗又深的瞳孔；全身長出毛髮，破衣而出；舌頭打著寒噤，直往外翹，像是要離他而去。”這頭奇特的怪獸是主人公自我內心的某種寫照。在主人公感覺到自己正在被複製時，“我眼前重又出現那癡呆的表情、襤褸的衣裳和我的未來”，作家便描述候車室裡女友“又老又胖，衣著襤褸”、“她一臉的不高興，緊皺著重重皺紋和垂肉，掀起了他的耳朵”，以未來的幻象呈現主人公內心的嚮往與矛盾。

在小說中，作家常常以主人公的詭譎的聯想，使作品具有荒誕色彩。他寫主人公感覺自身被物化：“我漸漸成了一切我觸摸過東西的東西。我的手因握鋼筆，也就成了鋼筆，我的臉也漸變成稿紙，我的身體變成了書桌的一部分，我嘴裡發出打字聲，而我的體內則流動著墨水，它靠一個墨水瓶似的心臟和膠管似的血管進行迴圈。”奇異詭譎的聯想，凸顯出人物對於物化社會的抗拒。在理髮師為主人公理髮時，他居然聯想理髮師的“手臂像長著醜陋毛皮的怪物的前爪”，“這怪物的兩個前爪的頂端，長著尖利的趾甲——剪刀和鐵梳子。它們靈活自如地梳理著我。因帶魔力的毛坯和鐵梳的撫愛，我滿身涼意，縮成一隻蒼蠅”。“我”的六條毛腿、翅膀都被逐個剪掉。表達出主人公在矛盾內心中的束手無策。在理髮店洗頭時，主人公聯想到緊貼住蜂箱入口處咀嚼返回的蜜蜂的情景，“我當時被林中充溢著潮氣的黑暗，和這魍魎似的生物及其口中蜜蜂的悲鳴正嚇呆了”，突出了主人公內心的不安全感。

劉震雲的《塔鋪》被譽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以其對於生活原生態式的描寫，展示出鮮活的生活真實。小說以寫實的手法寫出了人們窘困的生存狀態、麻木的精神狀態，作家以樸實生動的筆觸展示出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鄉鎮社會的現實。

在《塔鋪》中，劉震雲真實地寫出了鄉村的窮困落後。小說中描寫復習班的生活狀況：教室四處透風，宿舍也四處透風，一天到晚冷得沒個存身的地方，班裡興了流感，咳嗽聲此起彼伏，前排的兩個小弟兄終於病倒，發高燒說胡話，只好退學。學校伙食極差，同學們家庭都不富裕，從家裡帶些冷窩窩頭，再夥上買塊鹹菜，買一碗糊糊就著吃。捨得花五分錢買一碗白菜湯，算是改善生活。“五一節”，學校改善生活，蘿蔔燉肉五毛錢一份，同學們紛紛慷慨地各買一碗，“我”捨不得吃，將菜給了李愛蓮。家境不好的“磨桌”偷偷去烤幼蟬吃，已成了家的王全，他參加復習班家中卻斷了炊，為了避免熟透的麥子焦到地裡而退出了復習班。小說中李愛蓮家裡特窮，她爹是個酒鬼且多病，家中還有二弟一妹，她只好割草賣錢維持學費，她家裡三間土垛歪七扭八的破茅屋，“我”將省下來的蘿蔔燉肉給李愛蓮，她捨不得吃，又端回家給病中的父親吃。為了診治父親吐血的重病，李愛蓮將自己嫁給了暴發戶呂奇，婚非所愛的結局是窮困釀成的。

小說中高考復習班中，以寫實手法揭示出人們的精神狀態：幹部子弟“耗子”參加復習班是父親逼來的，他唯一的目的是追求班上的小姑娘悅悅，悅悅卻與“耗子”斷絕了來往，“耗子”在政治考卷上僅寫了“中國共產黨萬歲”幾個字，在數學考卷上寫“讓我上大學吧，我會好好為人民服務”。復員回鄉的“我”參加復習班說：“假如我像王全那樣有了老婆，我不來復習，假如我像‘耗子’那樣正和一個姑娘談戀愛，也不來復習，正是一無所有，才來復習。”“磨桌”

參加復習班只是不想割麥子，“毒日頭底下割來割去，把人整個賊死”，他上課打瞌睡、下課烤幼蟬，他有《世界地理》課本也不讓別人看，他對“我”說：“太苦，太苦，班長，別讓我考大學了，讓我考個小中專吧。”後來在考場上暈倒，被送進醫院。小說以寫實手法寫出了復習班學員們不同的追求與類似的精神面貌。

崔秀哲的《冰爐》與劉震雲的《塔鋪》雖然敘事手法不同，呈現出荒誕與真實不同的風格，《冰爐》卻在荒誕中見真實，在想像、幻象、聯想的荒誕色彩中呈現出人在現代社會中孤獨、矛盾心態的真實；《塔鋪》卻在真實中呈荒誕，在窘困的生存狀態、麻木的精神狀態中，見出為父親治病而出嫁、為借一本書走一百八十里、高考交白卷等的荒誕色彩。

比較文學理論認為，“只有那些同時具備相同與相異兩重關係的文學現象，才具有可比的價值。它們應該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而且在這種異同關係中顯示出某種規律性的東西”^①。我們將崔秀哲的《冰爐》與劉震雲的《塔鋪》作了平行比較研究，立足於在異中尋覓其同。從中我們可見，對於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疏離成為當代作家描寫的基本母題，在小說敘事結構方式中進行探索與實驗，成為當代作家努力的一方面。我們在兩篇作品的荒誕與真實中，見出不同國度的作家類似的追求與探索。

①《作家介紹：崔秀哲》，見朴明愛主編：《木槿花的誘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19頁。

②陳惇、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35～136頁。

作者簡介：楊劍龍，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234

[責任編輯 陳志雄]